

# 萬古長青

辛 雷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0416

822  
0010

# 萬古長青

辛雷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漢

# 万古长青

辛雷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 9 1/2 印张 · 11 插页 226,000 字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600

统一书号：10106·276

定 价：(7) 1.00 元

## 內容提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設为背景，反映了这一聞名世界的桥梁工程雄偉壮丽的景象，描述了建桥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建桥过程中的生活和斗争。

作品主要是通过第二桥梁基础中队的活动为中心，細膩地刻划了队长朱玉峰，青年工长陈光华，农民出身的工长張广林，女吊船司机潘云英，轉业軍人馬文贵，党的工作者李政委和夏支書等一群先进人物。頌揚了他們高貴的共产主义品質和热爱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忘我劳动精神；同时也批判了某些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落后思想和行为。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带九河。汇百川而入海，历万古以扬波。至若龙伯、海若，江妃、水母，长鲸千丈，天蜈九首，鬼怪异类，咸集而有。盖夫鬼神之所凭依，英雄之所战守也。

时而阴阳既乱，昧爽不分；訝长空之一色，忽大雾之四屯。……初若溟蒙，才隐南山之豹；渐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鲲。然后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鲸鲵出水而腾波，蛟龙潜渊而吐气。……溟溟漠漠，浩浩漫漫。东失柴桑之岸，南无夏口之山。……虽大禹之智，不能测其浅深；离娄之明，焉能辨乎咫尺？……

——录三国志演义大雾垂江赋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夜間。

在汉阳龟山脚下的陈光华工长家里，一群小朋友，在明亮的电灯光下，一面喝着紅枣泡茶，剥吃着落花生，一面听着須眉尽白的老爷爷講故事。陈光华两夫妇也坐在旁边陪着。

这位老爷爷，是陈光华的老岳父；是个七十来岁、又黑又結实的老人。他原是个老鉄匠，二十多年前，曾在汉阳此地，替人抡了三十多年鉄錘；后来年紀大了，才回乡去的。最近，他接到女婿的信，說长江大桥开工了；又添了个孙子；生产互助組又叫他到汉口訂購双铤犁；他就决心来武汉走一趟。他是今天早晨动身，来到汉阳女婿家的。

一个戴紅領巾的男孩子，睜着两只水溜溜的大眼睛，直瞅着老爷爷，問道：“老爷爷！你說我們这块地方，原是一片水，那，那些水，現在流到哪里去了？”

老爷爷喝了口茶，抹了抹沾湿了的雪白胡須，笑咪咪地說道：

“小朋友！你別打岔！你听我講呀！……在古老时代，武汉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汪洋。南边，有个洞庭湖；东边，連着鄱阳湖。管这片汪洋的是誰呢？那是玉皇大帝派来的龟蛇二将……”他剛說到这里，前面玻璃窗上，电光閃閃，紧接着一陣猛烈的雷声，好象大炮一般响；风雨象烟霧似的在窗前翻卷着。

雷声过去了，一个扎了个白色蝴蝶结的小姑娘脸色发白地问道：

“老爷爷！玉皇大帝是不是皇帝呀？”

“不是，这是天神。现在讲来，这都是迷信了，你们就当故事听好了。有一年，正月十五的夜里，龟蛇二将，责怪老百姓供祭得不周到，大发脾气，兴起风，作起浪来了。冲塌了不少民房，淹死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玉皇大帝生气了，用雷电击打了龟蛇二将，让万年金龟呻吟在汉阳，金花大蟒蜃躺在武昌。又吹了一口气，把这片汪洋变成了陆地；再用神斧劈开了一条长江，把它俩隔开……”老爷爷喝了口枣茶，揩了揩沾湿了的胡子。那个扎了白色蝴蝶结的小姑娘又问道：

“那就是现在的长江吧？”

“是的……是的，那金龟花蟒，不死心，老是想把长江堵住，把这块地方变成汪洋，好重来统治这个地方。大蟒和金龟，每天夜里都抬起头来，呜呜的大吼……”

老爷爷竖起两道雪白的眉毛，睁着两只混浊的眼睛，张开茶杯口般大的嘴，两只手举起来，做成龙爪的样子，学着龟蛇叫吼。小孩子们，惊骇地缩着脖子，身上还打着战；眼睛又恐怖又好奇地，偷偷瞅着他的怪样。

远处隐隐的雷声，和近处桥头的打桩声，混成一片。

“那夜，到了三更时分，乌云压下来了，江浪好象大山林里的猛兽似的呼啸着，大地象个簸箕似的晃荡着。当时，有一个勇敢的老更夫——那时代，每夜都有人打更，给人们报告时刻。这个老更夫，提着面铜锣，敲着走到江边的月湖街，忽然看见龟蛇抬着大脑袋作怪。他大喝了一声，当当当……的敲起铜锣来了……”他正说到这里，玻璃窗上接连地闪着耀眼的电光，紧接着，一阵



好象在房頂上响起似的、异常猛烈的雷声，把小朋友们全吓得捂着耳朵，陈光华的小姑娘也给吓得扑到她妈妈怀里哭起来了。

雷声一过去，老爷爷紧接着说道：“不到一会，四面八方，火光照天，人山人海，一齐涌到龟蛇身上；一夜工夫，老百姓搬砖抬石，就造了一座半天高的黄鹤楼，和一座金碧辉煌的晴川阁，压在蛇龟头上。从此以后，金龟和花蟒，再也不害人了。经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它们也变成两座石头山了，这就是现在的龟山和蛇山。……”

老爷爷嗓子也讲干了，喝了两口红枣茶。近处桥头的汽锤打桩声，有力地响着。那个戴红领巾的男孩，睁着两只大眼睛，问道：

“那个勇敢的老更夫呢？”

老爷爷抹了抹给茶水沾湿了的雪白胡子，答道：

“那个勇敢的老更夫吗？他已经变成了神了！每逢阴天，或是大雷大雨的夜间，他就在江心出来巡逻，有时你在岸上，还会听到他的歌声呢……”

他讲到这里，忽然房门吱扭一声开了，有个烫发的中年妇人，站在门口，嚷道：

“安娜，你们为什么还不回去睡？你看你们一个个都缠住老爷爷！……”

陈光华爱人笑着说道：

“他们逗他讲故事咧！你进来坐一会吧！”

那烫发的中年妇人，客气了两句，就把她几个孩子拽走了。陈光华的爱人也哄了她的小姑娘，到后间睡去了。

雨还下着，淅淅沥沥打着玻璃窗户。

前间只有陈光华陪着他的老岳父，在小矮桌边坐着。夜静了，

工地的打桩声和机器响声，格外地响，把玻璃窗都震得发抖。

老头睁着两只混浊的眼珠，瞅着他的女婿，放低声调问道：

“长江大桥，真动工了啊？”

他的女婿，耸了耸蹙刀形的浓黑眉毛，疲倦地笑了笑，说道：

“可不是！工是开了，困难倒是不少！”

老头冷笑地哼了一声，问道：

“你们这座桥，到底修得成修不成？”

“怎么修不成？有党的领导，有苏联专家的指导，还有全国各地的支援。最近就有一支从越南归国的桥工队来支援我们！我们是满有信心……”

老头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问你：长江水有多深？”

“二三十公尺，大约等于八九十市尺吧！”

“是呀！八九十尺深的水！江浪哗哗的冲！桥怎样能站得住脚？！我再问你：你们打算多少年修成？”老头越说越激动，几乎叫嚷起来。

“大约四五年。”他女婿疲倦无力地答道。

老头张着没门牙的大嘴，嘿嘿的大笑起来。他涨红着脸，说道：

“这桥，在旧社会，吵嚷了几十年，也没人敢修！古人说过，要在长江修成一座桥，得要三万六千个太阳……”

陈光华耸着一双蹙刀形的浓黑眉毛，睁着两只黑溜溜的眼睛瞅住他，嚷道：

“你老人家说得又太神妙了。从盘古至今，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三万六千个呀！”

“孩子呀！不是那样说法，我说的是从早晨太阳出来，到晚上

太阳下去，沒一絲云彩遮住，算是一个太阳……你想想，这要多少少年吧！”

陈光华摇摇头，說道：

“照你的說法，一百年，一千年也修不好了！”

“哼！哪有象你們年青人想的那么容易呵！……”

陈光华知道，要說服他这个老脑筋很不容易，就劝他老人家上床睡觉去。

大风大雨过去了，可是远处还傳來隱隱的雷声，和近处桥头的汽錘打桩声混杂着。

老头躺在床上，側着耳朵，听着工地上傳来的繁雜的声响。还嘟嘟囔囔的說：“汉阳这个地方，倒是熱鬧了！从前这个地方死气沉沉的，簡直象个古坟！街上連油灯也沒有一盞！天一黑，就不敢出門。背后的龟山，野草荒坟，鬼多得很！石头自己就会飞起来，你从那里走过，說不定什么时候，石头就飞起来，击破你的額門……”

他的女婿，早就响起了沉重的鼻鼾声来了。

## 二

陈光华的老岳父，离开汉阳的第二天，那支从越南归国的桥梁工人队伍来了。

这时，正是傍晚时分；一抹橘紅色的斜阳，照射在龟山頂上，高聳的了望楼，玻璃窗反映出耀眼的光芒；半个龟山好象鍍了一层黄金似的。

在一块长滿青苔、爬滿壁虎藤的大黑石上，立着一个高瘦硬朗、輪廓分明、好象銅打鉄鑄的老头。他有着高闊的、又黑又明

亮的額門；短短的、象鋼絲似的、閃閃發亮的絡腮胡鬚，和翅膀似的翹起來的兩道眉毛，還有一雙火力旺盛、灼灼迫人的眼睛。夕陽斜照着他的紫銅色的臉頰。他敞開銀灰色的棉祇，左手叉住腰，右手搭着遮篷，四周了望了一會；然後，聲調格外高亢响亮地對他的伙伴們說道：

“這是個好地方呀！這個地方，在二十年前，我來過一趟。”

在他身邊，站着個四方大黑臉的中年人，睜着驚奇的眼睛，向他問道：

“啊？你來過這個漢陽？那，你是來這裡做工還是幹什麼來呢？朱隊長！”

“我呀？”老头兩道象翅膀似的眉毛一揚，說道：“我是和工程師他們，來看地形，準備在武漢長江修橋的喇！”

周圍的小伙子們一聽，都轉向他，瞪着詫異的眼睛，問道：

“為什麼那時沒修成呢？”

老头沒有回答，只是仰起頭來，輕蔑地哈哈大笑。他的笑聲，又放縱、又爽朗，幾乎整個龜山都能聽見。

老头望着白蒙蒙的、烟霧籠罩着的江面，深深地感嘆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

“真了不起呀！……”他頓了一下，轉向大家說道：“你們看！多寬闊的江面呀！在這個地方修橋，真是痛快死了！我們在國外天天盼望的就是它呵！”

有個小伙子得意地接着說道：

“朱隊長！咱們在這裡，得好好露一鼻子！對不對？”

老头俯下頭來，對着小伙子，兩眼一睜。那小伙子肩膀一縮，舌頭一伸。老头放低聲對他說道：“咱們可不敢這樣說，這是現代化的施工！人家是正規軍，咱還是游擊隊呢！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那个四方大黑臉的中年人，指着东北，問老头：

“这是汉口吧？”

“就是，你看多少高大的烟囱在冒烟！多熱鬧的一个大城市！我記得二十年前，这城还是灰溜溜的，哪里有这样的气象！……你們看！靠江边高耸得象一座塔似的大楼，就是江汉关大鐘楼。咱們在国外，从收音机里，听到叮当叮当的鐘声，那就是武汉电台模仿它的鐘声！……”

“朱队长！你轉过身来看！这条挤滿船只的，是不是汉水？”一个鑲了金牙的瘦长臉的小伙子，拽了他，象轉陀螺似的，轉了半个圓圈。

“是的！这条河，簡直象一条寬闊的汽車公路！你們看！一只拖輪就拉十多只木駁船！这条水路远得很哟！”老头非常神气地，手远远一揮，神采焕发地說着。

“朱队长！你轉过身来！”一个面頰有两个酒窩的小伙子，又拉着他轉了半个圓圈，問道：“你看江那边，有座高塔的是什么山？”

“那就是蛇山呀！从前蛇头上有座黃鶴楼，現在大概拆迁了……”

“是不是唱戏里說的，刘备被困的那个黃鶴楼？”

“听說三国时候，有个黃鶴楼，后来塌了，不曉得是宋朝还是哪个朝代，又重修了一座，……”老头說着，他的眼光，一下給靠着汉阳岸的江面吸住了，他兴奋地指点着，大声嚷道：

“你們瞅！你們瞅！江面一个桥墩，已經动工了！……看来，現在这个桥址，和我們那时想的一样！不过，那时，我們沒有測量勘探，只是看到两岸有两座山，認为做桥头很好，对河槽地質，那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时代呀……”他說到这里，感慨起来了。接着，他回忆起二十年前的过去，光芒四射的眼光，頓時收敛了。

他坐下来，低着头，沉思着；神色变得十分灰暗。

“朱队长！你看山下这片工地！规模不小呀！”那个四方大黑脸的中年人叫嚷着说。

老头心不在焉地答道：“是呀……”

可是，那个四方大黑脸的中年人，没觉察老头的心情，他十分兴奋地指着汉阳下游的岸边，叫嚷道：

“你看哪！那边还有一大片！机器噹噹响！电焊青光，象闪电似的，忽閃忽閃！那一定是大桥工程局的一个机器制造厂，或者是机器修理厂……”那个镶金牙的瘦长脸小伙子，打断他，嚷道：“你们看对岸武昌那边！吊机扒杆，简直象树林子似的！那边的工地也不小呀！……”四方大黑脸接道：“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气魄！”他说完了，向工友们挥了挥手，叫道：

“伙计们！走呀！下山到工地开开眼界去！”

工友们，正在工地门口，等着老头的到来，有个披了件新蓝棉袄，背有点驼，上唇留着两撇尖尖的、外国式的、八字胡子的老工人，向那个四方大黑脸的中年人问道：“你们是不是从越南归国的修桥工人？”四方大黑脸答道：“是呀！”那八字胡老工人又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朱玉峰的？”四方大黑脸，眯着两眼，打量了他好一阵，才答道：“有！朱老头，他是我们的队长！……”接着，往后头一望，说道：“他来了！你看那个挟着棉袄，低着头走来的，就是他！”那八字胡子老工人，飞快地跑过去，叫道：

“你是玉哥哥么？我，我是金汉卿呀！”

朱老头，脸上的灰暗，唰地不见了；两道翅膀似的眉毛一扬，两眼顿时迸出两道閃爍的火花来，大声叫道：

“哎呀！你是小苗？哎呀呀！……多少年没见面了！……”

这两个老头子，你抓住我的胳膊，我揪住你的肩膀，狠命地

捏着，搖着。兩個人，四只眼睛瞪得象核桃般大，對視了半晌，兩人的胸脯一起一落；無限的回忆，頓時涌上心頭，兩人的鼻子都發起酸來了。

那個留着八字胡的老頭——是第二基礎中隊的領工具，因為他姓金，又有兩撇金黃色的胡子，因此，人們都叫他“金胡子”。他習慣地抹了抹胡子，說道：

“我昨天听夏支書說：處里接到通知，說有一支從越南歸國的修橋工人隊伍，支援我們來了。還有個干了三十多年的老橋梁工人，叫朱玉峰的！……我一听這個名字，我想一定是你！我早晨還打電話問人事科……哎呀！這一別三十多年！”

“三十三四年了！……你不叫我，我就認不得你了！你看你都留起胡子來了！”朱老頭打量着他的老友那俏皮的、尖尖的、外國式的八字胡子；又想笑，又不好笑。

金胡子，笑咪咪地，露着雪白整齊的牙齒，說道：

“我在德國洋行那幾年，就留了胡子了。……你也變了！嗯？你怎么下顎有個大疤痕呢？”

朱老頭，臉孔突然陰沉起來，嘆了一聲，說道：

“這不是疤痕，這是那年在山海關橋梁廠，搞‘二七’大罷工，給那些龜孫用刺刀扎的！”

金胡子啊了一聲，沒詳細問，就拉着他說：

“走吧！到家去！”

朱老頭瞅了瞅他的隊伍，猶豫了一下，說：

“我和他們一起，參觀工地，回來再去吧！”

金胡子執拗地，拽着他的胳膊，嚷道：

“走吧！好不容易見了面，還不到家去？工地，我明天領你來好好看看！”

两个老头，好象一对年青小伙子似的，挂着胳膊，放着大步，向龟山西脚下的一排紅磚楼房去了。

朱老头和金胡子，他俩原是同一个村子长大，一起进城去做工；又是童年之交，又是工友。朱老头比金胡子长一岁，朱老头今年五十五，金胡子五十四。远在一九一八年前，祖国从辛亥革命以后，封建軍閥，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互相爭夺地盘：什么袁世凱篡位啦，反袁战争啦，軍閥混战啦；又是什么直系馮国璋、曹錕、吳佩孚等封建割据啦，皖系段祺瑞和直系馮国璋赶走黎元洪啦；后来又是段祺瑞和馮国璋斗法啦……就这样，祖国的大地上，經過了七八年的軍閥混战。他俩的家乡，在天津北关附近，給糟塌得稀烂。他俩那时，正是十七八岁的年青小伙子，就跑到天津去做工。先在京奉铁路，搶修給水冲垮了的綫路；后来，又回天津，修北大关桥。他两人，都是下压气沉箱最有名的。一般人在沉箱里，呆上八小时就眼充血、头发暈。可是，金胡子和朱老头，都能呆二十个小时，甚至二十四个小时，还是做着重活！北大关桥沒完工，他俩就分手了。这一对童年之交的朋友，从此一别三十多年。现在，又碰到一块，他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讀者是很容易理解的。

金胡子，一进家，把电灯开了；就向厨房大声叫道：

“玉娥！老乡亲来了！你来見見吧！”

接着，在厨房門口，出現一个头上梳着一只大黑髻的、矮小的、四十多岁的妇人；瞪着两只不高兴的眼睛，好象說：“看你又招惹了什么人来了？”她用圍裙擦着手，两眼瞅着朱老头，勉强地笑了笑，低声問道：“大伯从哪里来？……”朱老头两手一拱，笑眯眯的答道：“孀子！我刚从外国回来……”金胡子打岔道：“这就是我常給你說的玉哥！你快去买些菜回来！”說着，就递給她两块錢。

金胡子，引了朱老头，进了前間，自己就到厨房提水去了。



朱老头打量着这个房间：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的家具；看样子，这是专为吃饭和会客用的。在东墙上，挂了两个镜框：一个镜框上，搭了一条黑纱，上头嵌了一个穿着宽袖花边古装服的、端庄贤淑的年青妇人的象片，可是，照片已经发黄褪色了；另一个镜框，嵌的是他俩夫妇和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的象片。他很奇怪：那个搭了黑纱的，是他的什么人呢？……房间的南窗下，摆了张红漆八仙桌，红漆已经剥落了。桌上一只肥胖的大白猫，安详地伏着，好象念经似的咕咕响。靠墙排了一溜酒瓶，有两瓶，是泥烧的瓦瓶，釉黑发光，上贴着：“贵州茅台酒”的红纸黑字商标。靠角落处，还摆了一部老式留声机。房间的中央，摆了一张自制的没油漆的小矮桌，桌面刻有象棋盘……

金胡子，提着开水进来了，他拿了个猪肝色的古老的宜兴名产茶壶，沏了一壶红茶，给朱老头斟上。朱老头这时，不知是看了这房间一些东西，精神上受了些影响呢，还是想起这几十年的人生变化，有所感触？总之，在他的情绪里，不象刚才在路上那样自然，欢畅。

金胡子，笑眯眯地，坐下来问道：

“玉哥！你在北大关桥，没完工就走了，后来我怎样打听，也打听不到你！你离开了天津以后，到哪里找饭吃了？”

朱老头一听，脑子唿地一下，几十年的辛酸苦辣的往事，一起都涌上心来了，他胸膛一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皮红红的，说道：“一言难尽呀！老弟！……”接着，压抑不住的泪水，涌上眼眶来了。

他回想着，低着头，喃喃地说道：

“那年，正是直皖军阀大战，我离开了天津，回了家；你是知道的，那真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家里早年给我订的亲，女方一个劲